八礼四仪

“八礼”主要指为仪表之礼、餐饮之礼、言谈之礼、待人之礼、行走之礼、观赏之礼、游览之礼、仪式之礼。

“四仪”主要是在学生7岁、10岁、14岁、18岁时，学校要为其组织入学仪式、成长仪式、青春仪式、成人仪式，以此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强化文明礼仪素养。

兴化日报社

名家专递

大风中的静默

□庞余亮

“这是收割后的村庄。像产后安详的母亲。草垛与草垛之间有一轮红月亮，那是我悬着的心脏。你注意到了吗?”

“在浴室里听擦背师傅唱淮剧大悲调，我沉静在故乡的浓雾里。在这种氛围里，我对淮剧有了一种全新的触摸，它是深秋时节乡村割草人歇响时静坐在田埂上的一声叹息。”

“岁月的更替——不，更为具体、更为可以触摸的是季节的轮换，给予我们多少伤感和庄严啊。初春的清晨，寒意未消，而到了中午，温暖阔大的阳光透过干枯的树枝，空气中浮动着绿色——这一切是我午睡起床后感觉到的。穿行在城市的阳光里，怀念郊外水边的鸭群和那些放肆地开着的油菜花，心中涌起多少沧桑——”

读着听晨的这些句子，我固执地认为诗歌是他灵魂的手写体。他身上住着那个偏远的特庸中学。他身上住着很多乡村的清晨、傍晚和四季。

我和他之间，有一条冬青树簇拥的幽亮小道。那是上世纪80年代诗歌的春天，如日中天的《诗歌报》用一个专版推介了听晨和另一位诗人的作品。在那个年轻人对诗歌如宗教般信仰的岁月，他收到全国各地数百位陌生读者的来信，其中有封信就是我写给他的。

他的“回信”很特别，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直接从盐城来到我那总是漏雨的宿舍前，并用他特有的男中音呼喊我的名字。

校园里空荡荡的，我听见冬青树丛中有叶子在往下掉。

这是我和他友谊之路的起点，他用上了自己的休息时间，乘公交，搭机动船，又去租了一辆自行车，再过了几个渡口，才来到我所在的学校。

“苦于叫不出乡间那些土生土长的花草的名字，它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他无愧于苏北平原上的别林斯基。在蒙霜的早晨，在诗歌的微波塔下，诗人胡弦啊，姜桦啊，金倜啊，早和我一样，把他当成文学的长兄。

我的诗歌，我的阅读，在他的指导下，慢慢开阔起来。听晨向我推荐诗歌民刊《倾向》，推荐苇岸和《大地上的事情》，推荐王家新和《最明亮和最黑暗的》，推荐圣埃克苏佩里和他的《小王子》。而苇岸和王家新这两个人的文字，切切实实地滋润了我。或者说，在我的文字中，可以找到这两个人的影子。

当时他在他的报社办了一个《当代人》的人文专版，几乎每期都寄给我——他用特富有书卷气钢笔字书写上我的名字。他用的是英雄牌墨水，纯蓝色的。我没有放过《当代人》上的每一个文字。《一声叹息》中的王敦洲是当时的主笔，在王敦洲的指导下，我爱上了他所研究的鲁迅先生。他所喜欢的英国作家乔治·吉辛《四季随笔》，直接构成我的网名。

那时候的苏北平原上，不知道有多少像我这样处于飘零状态的兄弟受过听晨的关照。我的那位去青海江仓谋生的文学兄弟宗崇茂就常常收到听晨的回信。青海很冷，很寂寞，听晨的信很温暖。

“今天下午又起了大风，什么活也干不成，我们都歇在帐篷里。此刻你的来信我已一连看了好几遍。那帮民工兄弟也在笑痴痴地望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偷食了美味的孩子。他们要求我念给他们听听。我就把大部分的章节读出声来，他们竟然深有体会似的不住点头。读毕，整个帐篷静默了好一阵。”

这是大风中的帐篷里的朗诵，宗崇茂用他的朗读在风声中顽强地传递这位文学大哥的声音。

我会永远记住青海的江仓的静默。这是大风中的静默。对于这个嘈杂的世界，如此的静默实在是太少了。

建工杯 摄影大赛 市新闻信息中心 市建筑业协会 联办

秋 收

卢寅 摄

笔走万象

乌镇，我江南的情结

□吴敏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能不恋江南吗?

我是江南流落在苏北的一粒种子。对江南总有一种特别的情感，譬如向往、幻想、莫名的欢喜和惆怅。

我执拗地以为江南，该是雨气氤氲的江南。

年少的时候，喜欢下雨。最好是穿裙子的时候天天下雨。这样可以撑起父亲那把厚重的赫黄色油纸伞，套上长筒黑胶鞋，找个理由，偷偷地跑到雨地里，高高地举着，搓着伞柄，仰起头看漂亮的雨花儿。后来油纸伞坏了，就转父亲的黑布伞。偷偷的乐趣，顽固而执着。

后来，长大了，不再跑到雨地里去，偷偷地旋雨花儿。但我依然喜欢下雨，细细密密的雨。黑夜里，盖着被子，蜷着身子，想着心思，听雨声淅沥入眠。似乎雨丝，就是那些年少时光里，不为人知的情丝和愁思。雨，是可以带走一切烦恼的，至少是我的。

二伯说我们祖辈曾生活在江南的苏州某地。四哥和我都曾先后去同里寻过，寻找祖先的根。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去寻找?或许是对这方水土的倾慕?或许是某种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情愫驱使?或许……我也不知道。

江南，谜样的江南，谜样的令人心生亲近。或许从知道的那天起，那根隐匿于血脉里的符号便若隐若现地开始召唤。尽管那些散落在岁月里的江南尘埃，早已荡然无存。

江南，我只去过苏州、南通、绍兴和同里。杭州，这次因故失之交臂。但我固执地以为它们都不是我心里的江南。

江南，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呢?

在我的梦里，江南，是湿漉漉地石板路和滴答滴答的屋檐；是水墨画笔深浅勾勒的白墙乌瓦的柳岸人家；是穿蓝印花布的姑娘，撑着油纸伞走过幽长幽长的小巷；是小桥河畔大爷挑着担子，五毛一碗腾腾热气的豆浆；还有被秋风摇落一地的桂花香……

《似水年华》缓慢流淌的音乐里，一个水墨小镇，一个湿漉漉的宁静小镇，一个可以自由奔跑的小镇，映入眼帘，悸动并深植我心。与我心里的江南不由契合。江南，该是这样的古老而鲜活着的水乡小镇——乌镇。不为世事繁华改变，而依然乌青毓秀。

乌镇，只宜与所爱的人在此，看云卷云舒。任岁月静好。乌镇，只宜与友携手走过这里的一座又一座石拱桥。这是无数喜爱《似水年华》的男男女女心底的声音。也是我的。

“奇迹是一些相信奇迹的人，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每一个瞬间。我们的奇迹就是走向你，你向我走来。”

“我希望地球是平坦的，我就可以望向你，没有任何阻碍。”

“那座塔为什么没有塔顶?”

“如果我望不到你，我就一直盖上去，像天一样高。”

“所以，我这次来，就是为了盖一个塔顶，让你永远不再想起我。”

“生命中不会有什么奇迹。曾停留在我眼光中的一个注视，只是一个偶然。生命里是没有奇迹的，那片滑落在无风世界的枯叶，也只是一个偶然。”

再次温习这部电视剧，片子已经模糊，但味道穿过20多年的光阴，仍然像闪电。

林徽因写道：谁的年少枝头，没有一两朵娉婷呢。

谁能说年少短暂的爱情就不是爱情呢?尽管它早已遗失在时光里，尽管它是梦境里的一枚枯叶，它也是有生命的，也该是有根的。江南的乌镇，最适宜这样的背景。

浙北的水乡——乌镇，不仅是英小姐和文的乌镇，还是一代文豪茅盾的乌镇，是木心《从前慢》的乌镇，这是怎样一片神奇富饶的土地呢?

梦境是不真实的。生活却是可以看得见的，听得见的，摸得着的真实。我也要为自己盖一个塔顶。

援疆散记之六

圣佑古庙

□邵国昱

要我说如果昭苏有必去不可的景点，我想应该一是格登碑，二数圣佑古庙了。

圣佑庙位于昭苏县城西北1公里多的洪纳海河畔，是新疆境内现存最完整的喇嘛教四大庙宇之一，也是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它原是伊犁河谷一带蒙古族牧民求神祈祷的场所，蒙古语叫“博格达夏格松”，藏语称“吉金铃”，都是取意“神灵永佑”之意，蒙古人又亲切地称之为“喇嘛昭”（即喇嘛居住的寺庙）。

昭苏县志记载，清光绪十九（1894年），蒙古族左翼厄鲁特营从迢迢数千里之外的北京请来著名建筑家李照福和80名巧工能匠，历时四年多，耗银十万两建成圣佑庙。厄鲁特营是乾隆皇帝将热河等地的蒙古族八旗官兵，调到新疆组建而成，是集兵民于一体的军事机构，除戍守边疆外，还从事畜牧生产，实现自给自足，跟我们现在的新疆兵团有点类似。寺庙门口白胡苍苍的老人们，晒着太阳，眯着眼睛，述说着圣佑庙的过往，它最初是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据说是因为大清赔款割地后，历经周折迁徙到现在的位置，是否属实已无法考证，但你会满满地感受老人们对往日辉煌的无限眷念。

岁月几经人世沧桑，命运几经跌宕起伏。站在山门前看，圣佑庙融合了汉代建筑及藏传佛教两大文化特征，寺庙坐北朝南，照壁、山门、大殿、后殿在一条中轴线上，两侧有配殿和檐楼亭，前殿、大雄宝殿、后殿、东西配殿等布局对称。中间古木繁荫，晨钟暮鼓，一派古朴典雅而又庄严肃穆的景象。信步来到大雄宝殿前，大门上高悬着汉文书写的“敕建圣佑庙”也不知何人所题。大殿一楼供奉着三尊较大的金身佛像，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和成吉思汗的画像，还有历代喇嘛圆寂后留下的遗物；二楼原为藏经阁，可惜历经百年，木梯腐朽不可攀登，也无法上去一饱眼福了。值的一提的是，这里还悬挂着数百幅或画或绣在帐幔上的佛像，具有浓郁的雪域风格，虽经百年，色泽渐褪但仍不失艳丽，幔布泛黄但仍不失精美，——这就是充满神奇色彩的唐卡。有几幅最古老的，霉斑点点，似乎一口气就能把它吹破，就连庙里的老喇嘛也说不出它们的确切年代。

由于历史发展、人口流动和宗教交错的原因，越来越多的昭苏群众信奉伊斯兰教，仔细看看，圣佑庙的香火实在是寒酸了点，一两个喇嘛无精打采地敲着木鱼，念着古经，看到香客才提高了声调拉长了尾音，略为显出一点生机。传说以前喇嘛很多，香火很旺，但经历文革浩劫后走向衰落；老人们念念不忘1984年西藏活佛班禅额尔德尼来圣佑庙参禅时，也曾人山人海、佛光远播，但这一切已是昨日黄花，一去不复返了。

辉煌也好，落寞也罢。圣佑庙从本质上与耸立在中哈边境的格登碑一样，它是一座护国寺，更是一座爱国庙。腐败的清王朝在《伊犁条约》和《中俄伊犁界约》中，将格登山割让给俄国，后人以格登碑为据，几经战争，几番力争，才收回此山。我想，但如果没有格登碑和圣佑庙，1.12万平方公里的昭苏甚至是更多的地方是否是中国的领土，还真的要另当别论!

古老而弥坚的圣佑庙，让我们及后代永远记住：起建于1894年，建成于1898年，先有喇嘛昭，后有圣佑经文学校，方有“重获生机、恢复元气”的昭苏县，它的存在不仅有着历史意义，更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兴化市新闻信息中心 宣

建工杯 摄影大赛 市新闻信息中心 市建筑业协会 联办

童话世界

张奕鸾 摄

记趣

蟹 欢

□王 晓

重阳前后，吃蟹的好时候。“九雌十雄”——说得更精准些：农历九月吃母蟹，十月吃公蟹。母蟹黄大，公蟹膏肥。这蟹可以一直吃到什么时候呢?过去讲蟹立冬，影无踪，天冷蟹藏，难以见到，现在大规模的人工养殖，包你吃到立春。

世人都知阳澄湖大闸蟹的名头大，殊不知，我的家乡里下河地区，螃蟹的品质绝对上乘。小时候，我的家乡，螃蟹真不是稀奇物。

庄上最南端，姑奶奶家独一户，厨房临水。姑奶奶家做豆腐，晚饭后灶塘里架上柴火煮豆浆，火不大，保证打个呼噜夜里起来吊浆正好。蟹呢，喜欢暗夜里的光亮，顺着河坎爬上岸，再爬到姑奶奶家的厨房，早起的人总能捡到好几只蟹，那些蟹都是勇士，披荆斩棘而来，又肥又壮。

姑奶奶随手扔进小些的铁锅里，舀上一瓢水，引火，三四个草把，锅开蟹熟，红艳耀眼。大人要下地干活，没工夫吃这费事玩意，给我们小孩子吃。碗底一点醋，边上一盘蟹，吃了当早饭。那蟹让小人儿知道了什么叫鲜美，有水草晨露的味道呢。母蟹的黄好大一块，饱满结实；公蟹的膏腥，白亮晶莹。不论公母，不论黄膏，啃一嘴肥哒哒、油叽叽的，过瘾。

不仅仅是黄膏美味，那又粗又长的蟹腿，也诱人。乡下孩子，猴急，用不了费事的蟹八件，摘下蟹腿，关节处一分为二，咬掉尖端，牙齿从根部往尖端顺势磕碰移动，一节肥嫩的蟹腿就出来了。

我家住在庄子中心，离河边100多米，水边到我家，中间隔着一排我家的猪圈和一户人家，猪圈本来占地不大，我的父亲勤快，农闲就阁泥积肥，日子久了，猪圈边就多出一块平地。船上人家老于看中了，跟我父亲借来扳蟹。

秋天一到，老于家的船就开来了，带着一家老小，在我家猪圈边上开始支网。那网有整个河面宽，大致正方形，有铅坠沉在水里，网放下去，不影响行船。老于扳蟹，这网就像特大漏勺，隔一阵在水里捞一回。

老于还带来成捆的草绳，不，应该叫草索，它比普通的草绳粗多了，牛腿粗，酱油色。每天太阳落山，老于就点上草索，那草索离水面一线，一路蜿蜒到猪圈，有点湿，进度慢，浓浓的稻草味，随青烟升腾四散。老于要的就是这个味，说蟹喜欢。猪圈外墙上挂盏马灯，老于的准备工作就结束了，可以到我家喝酒了。他的八个姑娘和一个叫扣桩子的儿子早已和我们在巷道、草垛边追逐打闹。

每次总是玩疯，被父母连拖带扶弄到床上。没有见过老于收获的场景，至今有些遗憾。老于扳蟹全在夜里，那些蟹闻着草索味，顺着老于给他们铺好的网，成群结队奔他而来。人冷穿袄，蟹冷钻草。没草，蟹们当网也是草了吧?不仅仅是这一段河面，家乡的河沟湖荡都是相通的，老于的蟹扳不完，每年秋天来。

每天早晨倒是能看见老于从水里提个深深圆圆的虾笼出来，给洗衣服洗菜的人们展示他昨夜的收获，都是大青壳啊。村里人不眼红，那时节蟹不是稀奇物，谁家花钱买蟹吃啊，老于做生意，卖到哪里去不知道，9个孩子是养活了。

外地工作生活后，发现身边人对蟹蛮重视的，请客吃饭，上螃蟹是贵宾。自家团聚，买螃蟹是至亲。那价格，贵得啧舌。近年来，蟹的价格一路走高，走品牌路线的，以身份论价，更是吓人。常常不能理解，不就螃蟹么，有啥稀奇的。那蟹，有的瘦肥，有的寡瘦，瘦肥的是蟹塘养殖，寡瘦的等级低价格便宜的，常常吃不出记忆里的蟹味。渐渐的对蟹没什么兴趣。这话要遭很多人喷的，但若晓得我小时候的蟹事，一定觉得我实诚。

写真

穰 草

□朱秀坤

在乡间，最简便的绳是穰草。叶尖上露水正浓，一队红衫绿裤的村姑分散在田字格的秧池里，低头，下腰，拔秧的双手比鸟儿啄食还要快，一会儿就是青嫩一把，水里涮涮，一根金黄穰草拦腰一绕，就成了伶伶俐俐的秧把儿。湿淋淋地堆叠在小伙子的泥筐里，一路快跑，抛到不远处明镜似的水田里。那边马上解开穰草，左手捧秧，三指分秧，右手出秧，迅速下插。灵巧飞快得像在绣花。半天工夫，大块水田已成绿色诗行，秧海映青天，白鹭无处停。

秋后，满眼里稻浪翻滚。收割后的水稻秸秆，脱粒，晒干，堆成垛，经了两场青霜，越发柔韧轻软，它的名字就换成了穰草。谁家没有一两个高大的穰草垛啊，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全指望它来烧煮呢。在庄稼人眼里，穰草才是坚实的依靠，温馨的港湾。灶门前一坐，一把穰草在手，锅底下冒出人间烟火，那袅袅炊烟，在诗人眼里是诗，在画家眼里是画，到了歌者口中，又成了深情动听的歌。而在游子眼中，门前那两座大大的穰草垛，就是故乡甘美多汁的乳房啊。

穰草是最温软的被褥。窗外北风吹，大雪飘，滴水成冰。我们辗个转，反个侧，身下窸窣作响，像在窃窃地笑，笑声里溢满春天般的温暖，那是母亲为我们新铺上的厚厚的穰草。来人到客了，床铺不够，干脆睡到厨房间，锅门口，灶塘里还有我偷偷埋下的烤山芋。斯时，身下是暄软的穰草，嘴里啃着蜜甜的山芋，满眼雪花纷飞，全身暖意洋洋，至今想起禁不住还要乐出来。便是圈里的猪，也垫了穰草的，猪倒不笨，半是盖半是垫，还有穰草帘为它们挡风，高兴得直哼哼。尿了，母亲又会扯两把穰草垫上。日后，那臭烘烘的垫圈穰草，在茅坑里沤上几个月，又成了肥田的猪栏粪。而那隆冬时的苏州青，母亲一定要盖上穰草防冻的，晴朗的日子，掀开来，像掀开被窝里一张张娇美的笑脸，烧一锅碧绿生青的菜汤，实在是美。

那时的穰草垛亦是孩子们的玩具，爬上去，跳，蹦，“哧溜”又滑下来，心花怒放，是最美的童年。晚上看露天电影，草垛顶上是最好的位置。有时困了，也睡在穰草间，感觉真暖和啊，醒来已在自家的床上，隔了席子，同样是一床穰草。正月十六月正圆，村庄里男女老少倾巢而出，门前烧一堆穰草，烧成旺旺的火，人人兴奋地从火堆上跨过，去晦气也，乃吾乡习俗。举目而望，大月光底下，无数火把点起，火把上缚了更多的穰草，肆意地烧，烧成孩子们心中不灭的激情，随着响彻村庄的嗷嗷大叫，无数火把齐齐乱舞，舞成一个狂欢的十六夜——哪一年不烧掉几个穰草垛?

乡间的穰草可以是房顶的瓦，是脚下的鞋，是捆绑的绳，是牲畜的饲料，是打猪草的包。肉案上，打二斤肉，穰草扣一提，就走，一把嫩韭菜、小青菜，一根木榔头捶得柔韧的穰草，扎好了，像小姑娘绿罗裙上的金腰带，好看呢，可以入画。一顿酒席吃完，油腻的桌子，一把穰草擦几下，就干净。不怕烦，将穰草烧成的灰，锅碗上揩揩，清水一汰，洁净如新，光可鉴人，纯天然的洗涤剂啊。

穰草甚至自己捆扎自己。一小把穰草搓成绳，尽量抱住更多的草，跪上去，压，捆，捆好了，堆进灶间，等待点燃，释放全部的热情，献身最后的辉煌……

如今的村庄，已看不到穰草，更不见炊烟，少了炊烟的乡愁是寂寞的，没了穰草的故乡真不像是田园了。那么多那么多金黄的穰草啊，总也走不进村庄，不是烂在了地里，就是直接化成了灰——莫非这是穰草的命?

感悟

寒夜客来茶当酒

□潘 晖

“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须花”。自古以来，茶与酒姻缘深厚，难分难离。古人甚至将“琴棋书画诗酒茶”称为人生“七雅”，可见茶与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茶与酒，一个内敛，一个豪放；一个清淡，一个浓烈；一个平和，一个躁动。犹如佛家的出世与入世。

茶有一种本性，能带我们到人生静幽的境界。淡淡的，涩涩的，绿绿的，宛若人情，仿佛文心，一盏在手，熏着云气，品着滋味，心神俱宁。

酒有一种能力，“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一杯入口，顿生暖意，把酒临风，平添春色。两三知己相聚，围坐一桌，边斟边酌，话长、情深、意浓，实为赏心乐事。

酒与茶在文人墨客的诗句中，成为一种情感的寄托。

唐·白居易《问刘十九》诗云：“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平白如话的诗句中，蕴含着浓浓的生活情趣!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唐·杜未《寒夜》）。冬天的夜晚，有客来访，主人以茶当酒招待朋友。炉中的火越烧越旺，壶里的水热气蒸腾，杯中的茶清香四溢。人情之暖，胜过冬夜之寒。就连窗外的梅花也因今夜的月色别有韵致而显得和平常不同了。这实在是心境使然!

读书如饮茶。仅仅为了解渴，仰脖牛饮大碗茶，让茶水顺着嘴角流淌到胸口，自有一种痛快之乐。读消遣类书，这股便可；用清冰白雪烹得上好龙井，则需慢慢啜细细品，乃有念虑澄清，豁人性灵之妙。读哲人警语，不如此则白读。

茶酒如人生。茶叶沉浮，酒醉梦醒，平淡也好，绚烂也罢，都是生活的滋味，旅途的经历。人生可以是淡的，也可以是浓的；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苦的，但决不能是无味的。

我有一盏茶，聊以清心；

我有一壶酒，足慰风尘!

回味

寂寞小雪

□孙 荔

北方有小雪，淡妆若伊人。

小雪，小雪……怎样优雅地呼唤你的名字，犹如呼唤着一个喜欢的人，心若雪花般柔软。

小雪到了，真正的冬天也来临了，如果说立冬是冬天的敲门声，那么到了小雪，冬天真正地进门来了。朔风乍起，寒意一天比一天深，那从天而降的不再是雨水，而是漫天雪花了。

这时放眼望去，田野一派枯寂，村庄色调越来越黯淡了，小雪中的村庄像一幅“版画”。天空寒云漫漫，阴霾如影相随，小雪如粉，霏霏从半空中落下。清瘦的芦苇顶着雪花，一片沙沙的声响，有一种荒凉，从灵魂深处冒出来。菜地里，有一位老妇人，躬着腰在摘小青菜。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小者未盛之辞。”小雪节气一到，到处都是初冬的景象，偶见天空“纷纷扬扬”，却不见地上“碎琼乱玉”。这小雪太柔弱了，袅娜地在空中飘着，有的还没落下来，就化为淡淡的水迹。

怀念少年光阴里，在雪地里摘菜，如芫荽，如蒜苗，如小青菜，如萝卜，经了霜雪的蔬菜最美味，是霜雪赋予了它们醇厚，回味里有一种甘甜，绵柔的芳香，有着岁月历练的深度和韧劲。

在冬日里，有朋友相伴的日子，有一种说不出的暖意。“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窗外是一场疏落的小雪，室内红泥小火炉烧得正旺，小酒杯里盛着新酿的酒，喜欢这烟腾火气的生活。冬日，有人牵挂着也是一种温暖。《世说新语》载有一段颇具情味之故事，说是王子猷雪夜欲访戴安道，行至门前便返回。人问之，他答道：吾本乘兴而来，兴尽何必见戴?一派名士风度，潇洒自适，令人神往。

初冬时节，飘泊在外的旅人，看见飘落的雪花儿，不由念起家的温暖，心中是悲凉的，落寞的。“寂寥小雪闲中过，斑驳新霜鬓上加。”这几天，也不知什么缘由，总是心里很荒，荒芜的荒，一如这冬日大地的表象。

小雪飘飞的日子，突然想起了林和靖，一个梅妻鹤子的隐者，江南微雪的日子里，他去赏手植的梅花，小雪是一份淡淡的含蓄，梅花是疏朗的，暗香飘渺，于是诗人就写出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句子。想来宋代的西湖还是一个清静的去处。

金圣叹以为在雪夜里关紧了门，读一本禁书，是人生至乐。在寒冷的日子，泡一杯热气腾腾的茶，冲淡这醺醺的寒气，冬天的好处在于，远离纷纷扰扰的生活，一个人躲在冬天的深处，写一些闲散的文字。

“帘外雪初飘，翠幌香凝火未消，独坐寒夜人欲倦，迢迢，梦断更残倍寂寥。”冬日的小雪有一种落寞的安静，一种清洁的低调，人生需要这样一种低调。